

冯骥才自述: 作家的良心在笔端

我不会放弃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

2018年我出了一本书《漩涡里》，写的是从1990年到2013年这23年我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历程。我国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现在有4153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372项，省级的有1万多项。大批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写档案，很多档案都是我亲笔写的。在《漩涡里》那本书中，我写了自己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经历和困惑，遇到的困难，以及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种种思考。还有我为什么放下自己最热爱文学，能够把我几百幅画都卖了，来心甘情愿支持文化这个事情，都写在了这本书里。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一个阶段，写完这本书，我好像划了一个句号。

我不会放弃对文化遗产的关切，还有一些重要的事必须去做。比如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问题、非遗传承人的问题，这些都是我关注的问题。我不会放弃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也不能拒绝这个使命。我今年76岁，让我跋山涉水有点难了，但是我该做的工作必须做，这是一种历史责任。

文明的本质是交流，我想用人物唤起读者对人性的关切

对于小说，我一直关心着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西方



人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比如萨义德的《东方学》充满了歧视。比如亨廷顿，他认为文明是一定要冲突的。但是我认为，文明的本质，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就是交流。

天津在历史上处于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有趣的是，在那个时代天津城市空间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老城，一个租界。因此，这个城市的历史、城市形态、生活文化，与中国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同。这使我写《单筒望远镜》这部小说时得天独厚。小说就是写在近代中西最初接触的年代，一个跨文化的爱情遭遇，一个浪漫的传奇，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中西文化偏见的历史背景下，又注定是一个悲剧。

但是小说家不能简单地把

思考告诉你，小说家要把思考还原成一个历史的故事，变成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这里面就涉及“意象”这一概念。意象是中国人的概念。西方人只有“境界”这一概念。意境是境界里面加一个“意”进去，“意象”其实就是文学性。我写《神鞭》是想通过一根辫子来反映中国封建文化的劣根性。我写《三寸金莲》是想通过女人的小脚来写中国封建文化中的自我束缚。在《单筒望远镜》中，主要的意象是单筒望远镜。使用它，不能放眼去看，只能用一只眼睛，单向地、有选择地看。其实，这部小说所有人物都在使用这个单筒望远镜。再比如小说中那棵盘根错节的古槐、那个孤单的小白楼，都有其象征意义。

在意象的基础上，小说家最

终要用人物说话。《单筒望远镜》中我有意地写了两个女人，东西方文化铸造了她们不同的性格，但她们都是时代悲剧中可爱的又无辜的人，都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我让这两个女子交集在主人公的命运里，折磨主人公的心灵。我其实不喜欢悲剧，但悲剧有它的力量，我想用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唤起读者对人性的关切，对历史的反思。

作家的良心在笔端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义和拳》是1977年12月出版的，最近这部长篇《单筒望远镜》是在2018年12月出版，算起来已经40多年了。想起我刚到出版社的时候，那时候真是穷，家里什么都没有，到出版社改稿子，当时是没有稿费的。韦君宜老太太看我三十多岁，那么大个子，怕我累垮了，就悄悄地给我补了三百块钱。这三百块钱救了我，我真是很感激她。后来我听说韦君宜在社里大会上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叫冯骥才。那时候谁也不知道冯骥才是谁。

我经历过最穷苦的日子，和最底层的人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知道他们的困苦和压力。后来经历了改革开放，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我正好在这个时代走进了文学。

1979年11月，我在北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3000多名文艺工作者去开会，那时候我

是无名小卒，坐在后面。那次大会最震动人心的是阳翰笙宣读的“向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作家艺术家致哀”书。他念了一个长长的名单，有一二百人，每个名字念出来都像熄灭大会堂穹顶上的一盏明灯。而邓小平同志那句著名的话我一直清晰地记得：“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对他这句话的回应是全场近一分钟的潮水般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是我几十年里听到的最长、最响、用心鼓起来的掌声。

那天从人民大会堂走出来，真有一个时代开始的感觉。我有幸是这么一个时代过来的人，从一个被动的、很可怜的底层人物逐渐变成一个时代责任的承担者。那个时代造就了我。

我太热爱文学。我心里实在有东西要写，必须写。不是我要写小说，是我有小说要写。这是我自己的文学追求，我还应该为文学尽一点力量。

有的媒体和读者说，冯骥才是不是重返文坛了。我肯定说，我会重返——重返小说。一个作家肚子里不会只有一部小说。写小说的时间不一定要太长，但放得时间一定要长。时间长，人物才能活起来。一旦你觉得他们像你认识的人，你拿起笔来就可以写了。

作家的良心在笔端。作家对读者的精神是负有责任的。

学者陈福民——

《聊斋志异》：一部被低估的伟大著作

陈福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为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阅读与批评的力量》等。

陈福民说：“《聊斋志异》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部在很多方面都被低估的伟大著作”。日前，在大型文学系列讲座“名家讲经典”讲座中，陈福民主要从“中国古代文人独立书面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令人难忘的经典人物形

象，特别是女性形象”“简洁、纯粹、凝练、精美的文言文”等角度，探讨《聊斋志异》的文学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陈福民直言，“《聊斋志异》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在短篇小说体裁上是有创造性的，看《世说新语》很多篇章第一特别短，第二人物基本没有性格，形象立不起来，包括像干宝的《搜神记》只是记录了一些很奇怪的荒诞不经的事情，也没有写创造人物的自觉性，但《聊斋志异》不同，《聊斋志异》创造了无数了不起的人物形象，《聊斋志异》这部书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短篇小说最经典的作品，它为后来中国现当代短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如果我们没有《聊斋志异》，在文化史上我们是有缺憾的。没有短篇小说这个体裁。”

《聊斋志异》的撰写，蒲松龄从22岁开始，40岁始集结成书，后又经逐年增补，前后历时40余年，可谓半生心血倾尽。

陈福民认为，“蒲松龄是一个文化英雄”，他指出，“我想告诉大家，你去读《聊斋志异》就

会知道，文言是非常美的，非常简洁的，这一点是我特别特别要强调的，你就会发现原来中国古典文言是可以做到这样简约、简洁、干净，表达是这样的准确、精美。像《三言二拍》这样明朝末年的白话文已经渐渐开始在写作界和民间开始流行的年代，特别是冯梦龙、凌濛初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写作，在这样的条件下蒲松龄坚持能用中国最经典，最精美，最简洁干净的文言传达出来他的文化理想，创造出他的文化经典，给我们保留了在我个人看来是中国古典文言经典的范本，非常不容易，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个人认为蒲松龄是一个文化英雄。”

陈福民指出，《聊斋志异》在女性描写上的先进性非常值得肯定，“把女性的权利和女性的重要作用提高到很高的高度，蒲松龄早就做到了，《聊斋志异》里474篇大部分名篇都是写女性的，非常著名的有《婴宁》、《青凤》、《商三官》、《连城》、《小翠》等等，特别特别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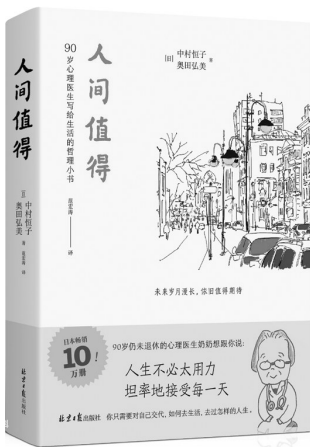
未来岁月漫长 依旧值得期待

本周
书评

人如何度过一生，才不会辜负生命？面对人生的终极问题，当了70年心理医生的作者中村恒子，将其90年的人生智慧，化为本书六大篇章关于工作、爱、人际关系、幸福、死亡等课题的诚挚箴言，陪同数不清的人走过人生泥泞的时期，让他们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仍然有热爱生活的勇气。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总有一句令你豁然开朗，消解心头烦忧，感受生命的力量，让你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人生”，只要活出自己，就会发现“人间值得”。

如果你觉得「我……好像再也撑不下去了！」，请打开这本书！终生不退休的老奶奶医师，充满温柔、坚强、慈爱的话语，将使你的心灵恢复元气。

幸福与否，不要太在意。辛苦的经历，往往成为最宝贵的经验，所有的付出都有意义。即使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没有远大的目标，也没什么大不了。卸下肩上的重担，你才会看见真实的自己。比较之心人人有，无论看起来多么风光



作者：[日]中村恒子 / [日]奥田弘美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的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家庭和谐永远摆第一，只要坚持这项原则，其他的“过得去”就好。晚上就是要“好好睡觉”，确实会发生的事，预先准备对策，其他的不用多想。人生不急于求成，每个阶段都有重要的课题。好好把握当下，才不会错过最重要的事。

